

A HISTORY
of
WESTERN
PHILOSOPHY

韦布西方哲学简史

〔英〕克莱蒙特·韦布 (Clement Webb)

著

高原

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A HISTORY
of
WESTERN
PHILOSOPHY

韦布西方哲学简史

(英) 克莱蒙特·韦布 (Clement Webb)

著

——

高原

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韦布西方哲学简史 / (英) 克莱蒙特·韦布 (Clement Webb) 著; 高原译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-7-301-28770-5

I. ①韦… II. ①克… ②高… III. ①西方哲学—哲学史 IV. ①B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6772 号

- 书 名 韦布西方哲学简史
WEIBU XIFANG ZHEXUE JIANSHI
- 著作责任者 (英) 克莱蒙特·韦布 著 高 原 译
- 责任编辑 吴 敏
- 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1-28770-5
-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- 网 址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微信公众号 博雅好书 (微信号: boyabook)
- 电子信箱 sofabook@163.com
-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065
-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-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
-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A5 6.875 印张 110 千字
-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- 定 价 4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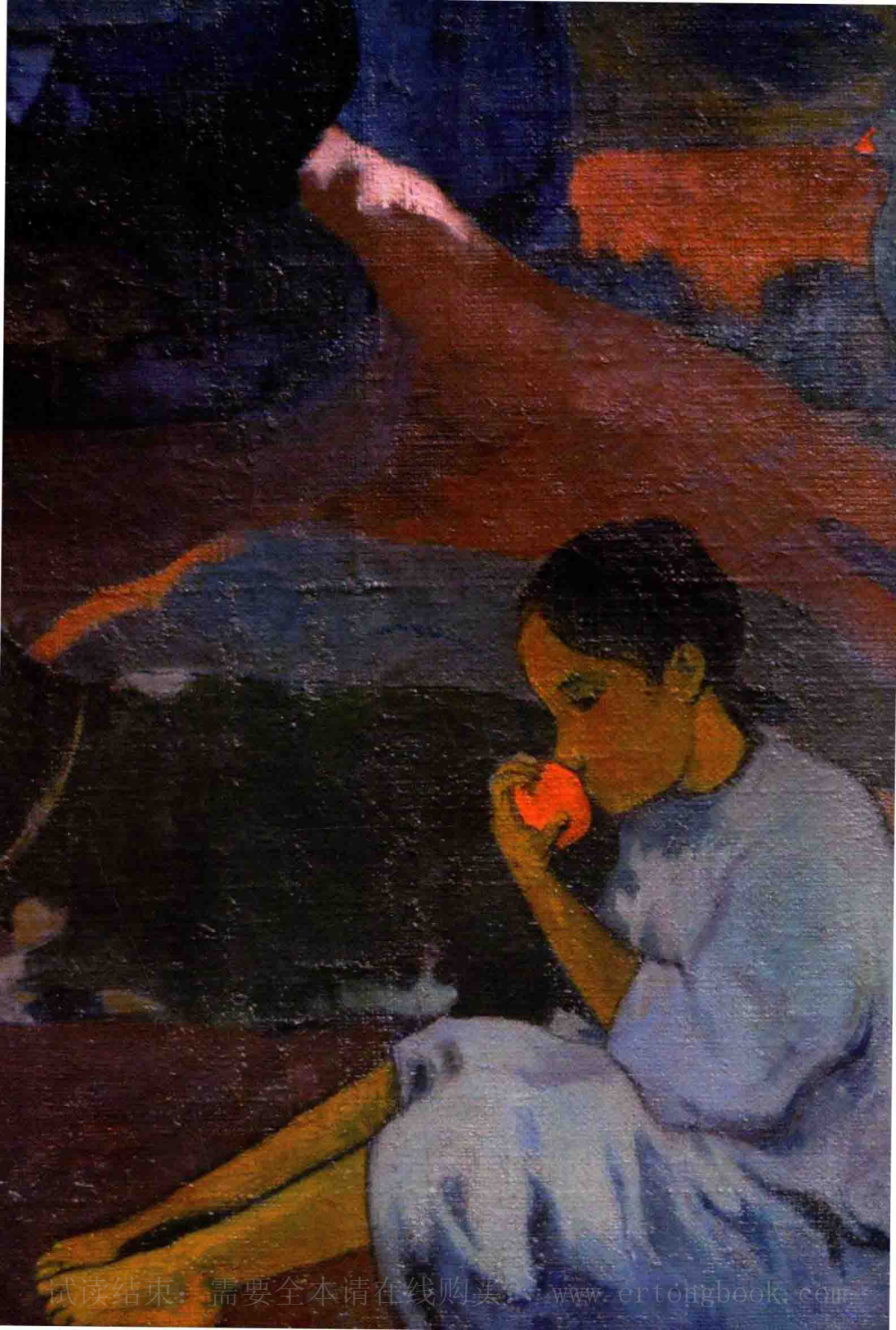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哲学与哲学史 / 1
- 第二章 从泰勒斯到柏拉图 / 7
-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·伊壁鸠鲁学派·斯多亚学派 / 35
- 第四章 基督教的到来 / 61
- 第五章 中世纪哲学 / 91
- 第六章 文艺复兴时代 / 105
- 第七章 从笛卡尔开始 / 119
- 第八章 英国三剑客 / 143
- 第九章 康德和同时代哲学家 / 159
- 第十章 康德之后 / 183

第一章 哲学与哲学史

称他们为“智慧者”我想未免过誉一点，这个名称只有神才当得起。但是称他们为“爱智者”或哲学家，倒和他们很相称，而且也比较好听。

柏拉图《斐德罗篇》中，苏格拉底如此形容人类的真导师，他们也许是诗人、立法者，或者是像苏格拉底这样的论辩家。他们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，能够将真正好的事物区别于看似好的事物，直取真实之物，摒弃貌似真实的诱人之物。因此，有着漫长历史的“哲学”一词，它的定义一度很宽泛，如今却越来越窄。不过自始至终，它不是对特殊事实

的追问，而是对我们所身处世界基本特征，还有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种生活方式的追问。

有时，我们会将哲学划分为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，自然哲学研究世界本身，道德哲学研究人世间的生活。在一百年前的英语著作中，哲学家一词更多指的是“自然哲学家”，那时的“哲学”相当于今天的“自然科学”。这也许因当时盛行这样一种观点：除了超自然的天启之外，自然科学中使用的归纳法以及数学方法是发现世界本质的唯一方法。用培根的话来说，人类的主要任务便是成为大自然的臣属和解释者，由此上述方法弄清楚大自然的运行方式。

另一方面，口头语中的“哲学家”一词往往指那些不被环境所左右的人，因为他了解自己身处世界，因此对于万物变化，对于自己的境遇，他从不大惊小怪。不过，这里强调的是他的从容，而非那份从容背后的知识。

现在，一般不把“自然哲学”等同于“自然科学”。我们不会将天文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称为哲学家，除非他们在科学研究之外，还思考世界的根本特征——在这个世界中，既有心又有物，既有一体又有分殊，既有

普遍法则又有个体特性，而且他们追问如下这些问题：心与物是如何相互左右？一如何又是多，多如何又是一？何为个体？何为非个体者，或非个体者如何可能为真实存在？如何能用可描述其他个体的词汇来描述某个体？

这些问题也许可以由自然科学研究所激发，但无法用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来给出答案。如果自然科学家未提出这类问题，那么以我们对哲学家一词的理解，他就不能被称为哲学家。即便他提出这些问题而被叫做哲学家，他也可能得出如下结论：这些问题无法回答，因此没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。

柏拉图曾说，哲学始于惊奇。动物不可能有哲学思考，唯有不把万事万物看做当然如此，而是去追问因果，认为凡事都有原因，不将身边纷乱事物视为孤立现象（即便无法用语言表述），而是视为单一体验的一部分，无所不包现实的一环——在此无所不包现实中，也包含了发生过的其他事物，或者有可能发生之事物。但是，我们很难把这种好奇冠以哲学之名，因为它尚未超越对故事本身心满意足的“孩童时期”，如所有民族有关世界起源的神话那样，将世界起源

类比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里发生的过程，而无法想象它发生
在世界之外。就像约翰·伯内特（John Burnet, 1863—1928）
在《早期希腊哲学》中说的，欧洲哲学的创始者所跨出的真正
一步在于，“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讲故事。对于‘无如何生
有’以及‘无何时生有’这些让人绝望的问题，他们放弃了
回答的念头，转而追问真实展现在眼前的一切”。

伯内特谈论的那些人，是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的哲学学
派。米利都是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在小亚细亚沿海建立的一座
繁荣城市。我们的哲学史正是从这些人开始的。对于世界进
行系统研究，只了解关于世界的真理。在古希腊之外的其
他地方，这样一种哲学可否独立产生，颇让人怀疑。马雷特
（Robert Ranulph Marett, 1866—1943）曾在《人类学》一书
中提到，“以纯反思之力，冲破习俗，取得理性的进步，这是
古希腊民族的思想伟绩；若没有他们的引领，很难想象今日
普天下能有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”。他们摒弃了一代又一代
人对于世界起源与结构的陈旧说法，崇尚自由思考与研究，
使我们今日所理解的科学与哲学变为可能。

因此，本书就从这群最早的希腊思想家开始，讲述我们

的哲学史。

从他们的时代直到现在，欧洲文明不绝如缕地在讨论我们称之为哲学问题的一系列问题，而讨论者都会有意识地提到重要的古希腊思想家所达到的那些结论。后世的讨论，有的激烈，有的自如，有的亦步亦趋，但基本上都不出哲学之父们最初所设立的框架。正如培根所说，确有那么一些荒漠般的年代，包括哲学在内的文明果实无人采撷，对哲学问题的讨论也悄无声息。时人所传承的不过是对先人讨论的重复，甚至先人的许多讨论纷纷凋零，或者被错误理解。

而且，讨论也不总是毫无畏惧地进行着，自由地开展着，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：“任凭论争本身带领我们到任何地方。”有的时代会认为，超自然神力就某些事情所降下的神启，与我们的论争相抵牾，这样就犯了不敬神之罪。有时，在前代哲学家脉络内知识的发展，会阻碍后人自由思考以形成新知。宗教上、道德上、政治上、经济上、科学上、美学上的新体验，会给人类思考以新方向，使他们从前人的教诲那里转身面对身边的事实。有时，这些事实在前人那里就已经存在，有时，它是全新的。但很多时候，有得也有失。很

久以前就纠正过的错误会卷土重来，旧有的迷惑也会改头换面再度出现。

因此，哲学史虽然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今天，但它绝不是这样一种历史：每个讨论要点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，迈出的每一步都坚实地向前。其实哲学的历史长河易于被现实事件打断，随意堆满了与主题无关的种种偏离，一时无人关注，一时又门庭若市，哲学人的水平也参差不齐。

不过，若将哲学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，我们会在其中发现无比坚实的进展，甚至那些中断与偏离都为哲学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更新与启发。

第二章 从泰勒斯到柏拉图

米利都与爱菲斯的哲学家们

让米利都的哲学家们殚精竭虑的是变化问题。万物总是方生方灭，它们并不是无中生有，也不是化为乌有。世界的壮美之处，不在于崭新的开始，或全然的寂灭，而在于它处于无穷无尽的大化流行中。不过，究竟是什么在大化流行呢？到底是哪一样事物在展现如此多的面目呢？这正是最早的希腊哲学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。

最早的一位希腊哲学家叫做泰勒斯，他说万物始源于水，接下来的阿那克西曼德则说，万物的始源是无定。无

定，是一种无边界又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实体，从中分离出为我们所眼见的万物，如水，如火，而水火不相容。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又提出气是本原。气既能热散为火，又能冷聚成水。

这三位哲学家都生活于米利都，活跃于公元前6世纪。公元前494年，波斯人入侵并摧毁了米利都，米利都学派便终结于它的诞生地。但在距离米利都不太远的城市爱菲斯，当时有一位哲学家应当被视为米利都哲人的继承者。他叫赫拉克利特，后世称呼他为“哭泣的哲学家”，因为据说他总是在人世间发现让人垂泪之事，而我们下文要提到的德谟克利特则总能发现让人欢笑之事。

赫拉克利特认为，世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永恒的活火。我们看到，若有燃料的支持，火焰就永远熊熊燃烧，并不断化为缕缕尘烟。而且，火焰是如此迅疾，这让我们不禁联想，思维之迅疾正仿佛它有火的这种特质。饮酒过多，会让我们头脑发木，这一事实似乎肯定了上述猜想。赫拉克利特说：“干燥的灵魂是最优秀的灵魂。”我们的心灵是这团永恒活火的一部分。作为心灵特征的思考力，便能为这团永恒

的活火奉献一份力。

不过，赫拉克利特在哲学史中的重大地位，却不是来自为万物本原这一古老问题所给出的新答案，而是来自于他对万事万物永不止歇的变化之流的强调。赫拉克利特将大自然的变动不居比作为“永远奔腾的河流”。他说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因为你第一次踏进的河水已经流向他处，你第二次踏进的河水是从别处流过来的。

我们很容易能理解，“永远奔腾的河流”一说对于那些追求知识的人来说，意味着何等重大的打击。如果万物本无定质，如果在出口的那一刹那，言说就此失真，那么知识如何可能？据说，赫拉克利特的门徒放弃了言说，转而用手势指点。他们批评说，老师赫拉克利特所谓的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也不恰当——人哪怕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，因为一切都瞬息即逝，踏入河流的刹那间，它已不再是同一条河流。

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，这一极端的推论来自于克拉底鲁，他活跃在赫拉克利特之后的一个世纪，即公元前5世纪。柏拉图（前427—前347）年轻时曾师从这位克拉底

鲁。他从克拉底鲁那里学到：感官所感知到的是万事万物之流，因此真正认识它们是不可能的。这一不可知论对柏拉图是一大冲击，刺激他跳出不断变幻为他物的可感世界，转而寻找那永恒不变之物。

必须指出，柏拉图认为，赫拉克利特的变化之流，仅仅是感官能够感知的事物，因为赫拉克利特及其同时代者，认识不到非物质的存在。但他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，即认定非物质的存在并不存在，因为在我们看来最基本的一些区分，在他们那里还未成定论。在他们看来，心灵未必不具备像空间那样占据空间的特质，物质也未必不能像心灵那样进行思维。对赫拉克利特而言，灵魂可以是干燥的，而火则可以是智慧的。

爱菲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变化之流以及克拉底鲁的推论，让柏拉图这位知识的热情追求者实难接受，因此他开始寻找永续不变的对象，在那里能找到一种真正的知识。他所奔赴的方向，是苏格拉底向他指明的。

苏格拉底

苏格拉底（约前 470—前 399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导师之一，他身后未留下任何文字作品，他的学说是在别人的作品中才为后人所知。这些在不少地方相抵牾的作品包括了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《云》。《云》是对苏格拉底的嘲讽之作，写成之时，苏格拉底约 50 岁。还有色诺芬的《回忆苏格拉底》，写于苏格拉底去世之后。著名将领、历史学家色诺芬最著名的事迹是公元前 401 年率领一万希腊雇佣军，克服千难万阻从波斯高地安全撤回黑海之滨。另一部关于苏格拉底的著作是柏拉图的《对话录》。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、色诺芬、苏格拉底一样，也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。年少时，柏拉图就从学苏格拉底，后来创作出了精彩绝伦的哲学对话录，使柏拉图成为一个不朽的名字。大多数柏拉图对话录将苏格拉底作为主要的对话者。不过，苏格拉底在对话录中的言谈，并不完全代表苏格拉底，更多是柏拉图自己要说的话，只不过开启柏拉图思考的正是苏格拉底在世时的教诲。